

「惡搞倚天」角度清奇 張無忌成「美籍華人」

文山字水

筆者是一個「金庸迷」，所有的金庸武俠小說全都看過。有時在書局、圖書館或互聯網上，見有談論到小說內容、情節、人物等的書籍和文章，都會拿來看看，總之是百看不厭。

在「金庸武俠世界」裏面有很多金庸迷，不斷地各抒己見，有嚴肅推敲分析，有細心做學問和研究問題。不過，今次我看到一本很「另類」的書，名叫《劍橋倚天屠龍史》(新垣平著)，可說大開眼界，耳目一新。

作者在〈緒論〉中說《倚天屠龍記》作者查良鏞(金庸)在書中只「勾勒元代中國武術界的內在結構和發展狀況，並討論其與宗教、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關聯」。所以，他在本書中花了很大篇幅去彌補《倚天》之不足，補充很多元末蒙古之歷史概況，以及明教的前身和傳入、歷代教主之更替和權力分配。

名門正派竟變反派

這本書既然提到「劍橋」，筆者想這可能是一部由英文寫作，然後翻譯回中文的書。金庸的作品曾翻譯成十數種文字，暢銷百多個國

家，但此書的譯法總覺不大「對味」。首先，他把《倚天屠龍記》譯作The Heaven Sword and Dragon Saber，即《天之劍與龍之刀》。

作者又把明教「紫白金青」四大護法寫成「紫衣服的龍女王」、「白眉毛的老鷹王」、「金絨毛的獅子王」、「綠翅膀的蝙蝠王」，所有的氣勢皆失去了。但這還不算什麼，最要命的是他顛覆了我們一般武俠小說迷那根深蒂固的觀念——作者把一向是名門正派、武術之源、群雄領袖的少林派，打成了反派。

少林既暗中勾結蒙古朝廷，又陰謀控制武林，聯合各大門派去攻打敵明教，原來都是為了私利。少林的「三渡」、「四空」幾位高僧，都有為求掌門之位的權力私心。空見神僧為化解謝遜與成昆之間的怨仇和解決武林中多宗的血案，不惜犧牲自己的性命，但在作者的筆下，空見只是出於私心，欲想「降伏這頭獅子為己所用」。

一代宗師武當張三丰，在作者寫來，也是個滿腹陰謀的「剽竊者」。他把從少林覺遠學得的《九陽真經》，當作是武當獨創的武功，為掩飾更不惜犧牲徒弟張翠山生命，和不救徒孫張無忌。而張無忌更可能是在阿留申群島中的卡納加島(Kanaga Island)出世，那麼他要算是

首位「美籍華人」。

靈感源於少時「編演」

作者在本書的〈後記：超越邊界——朝向歷史話語的轉換性解釋學〉一文中，已承認此書是「惡搞」之作。原因是他幼年時曾看過《倚天屠龍記》的第一冊，雖被書中情節吸引，但因在當時的各種情況下，也就沒機會追看下去。

正是「少年壯志不知愁」，作者只看到張三丰帶着年幼受傷的張無忌離開少林，無法治傷，故事就此中斷。他就索性將情節自行猜想、設計下去。當然，他的「編演」與真正的內容相差千里了。

若干年後，作者有機會酣暢淋漓地看完整部的《倚天》後，除對金庸的創作深表拜伏之外，亦自嘆自己再編一百年，也編不出這樣「一段江湖兒女的傳奇，誰知卻又演繹出一段蒙古漢興，江山易主的大歷史呢？」(P.375)不過，他的猜想在他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並在日後編演出來。

作者覺得，如果金庸筆下的《倚天》中的情節，真的在歷史上發生過，有幾多是真確的？而歷史「鐵和血」的教訓，又會給這個充滿浪

漫和想像的故事帶來怎樣的改變？就是這些有趣的想法為此書的寫作提供了源源不絕的動力。

最重要的是，作者認為中國過去的歷史思維，就在這歷史長河中確立了很多「執着」，反而傷害、局限我們的「歷史感」。即是說，幾千年來，我們製造了許多官方欽定的煌煌「正史」，並將其他說法當做「小說野史」，加以摒棄。

很多歷史學者，都喜歡把自己的見解和說法當做唯一的真相、正史，對其他見解理論，視作謊言、虛構。這本書的作者索性坦承：「是擺脫歷史實在的束縛……用最嚴肅的歷史敘事筆調去敘述最荒誕不經的虛構情節的古怪效果。」(P.379)

難怪他煞有介事地在文中引經據典，例如在一篇〈謝遜思想傳記〉中，他說曾參考過《元史》、《明史》、《謝遜思(即謝遜集)、馮友蘭《謝遜的唯物主義思想研究》，還有郭沫若的《從毛澤東思想看謝遜的階級鬥爭觀念》。馮、郭二人有否寫過有關論文，恕筆者並無資料可查。介紹此書，只當奇文共賞而已。

◆雨亭(退休中學中文科教師，從事教育工作四十年)

身負才華因言遭逐 文人「宿命」令人扼腕

文苑自由戲

放逐之於文人就如同一場「宿命」。古往今來，獲罪於統治者，不容於當世而遭受放逐的忠臣義士、騷人墨客可謂多矣！身遭放逐而對後世影響最大的文人，當數屈原。放逐對於屈原個人來說是極大的不幸，但卻促使他寫成了光芒四射的不朽名篇《離騷》。司馬遷同屈原有着相同的遭遇，窮愁著書，實有同心，他為屈原作傳，其文便似離騷，悽愴婉雅，令人唏噓欲絕。

司馬遷與屈原「同病相憐」

司馬遷在為屈原作傳時已遭受腐刑，他的悲憤心情可見於《報任安書》中：「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抑鬱而誰與語？」此時的司馬遷內心深處早已「自我放逐」，他之所以忍辱負重地活在世上完全是為了要竭盡全力去完成一部歷史巨著，他說：「所以隱忍苟活，幽於圜牆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

西漢的賈誼，洛陽人，十八歲時，以能誦讀詩書，善文章，為郡人所稱譽，時稱賈生。廷尉吳公將他推薦給文帝，文帝將他任為博士，後遷太中大夫，卻遭到老資格的先朝故臣周勃、灌嬰等人排斥，被貶謫任命為遠離京師的長沙王太傅，後又遷任為梁懷王太傅。賈誼是天才的文學家，更是卓越的政論家，他曾多次上疏，批評時政，建議朝廷運用「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辦法，削弱地方諸侯勢力，鞏固中央集權，主張重農抑商「驅民而歸之農」，力主抗擊匈奴。

「竹林七賢」集體「自我放逐」

當他被貶為長沙王太傅時，作賦以弔屈原，其實亦以此自喻也。賈誼之被貶謫，對他來說，就是「放逐」。賈誼因梁王墮馬薨逝，悲傷哭泣，僅活了33歲便駕鶴西去，真是可惜！倘不因遭放逐，賈誼未必會早逝，其後來的成就，不知更會達到怎樣的高度呢？

除了西漢史遷、賈誼的個人「放逐」，史上也有群體式的「放逐」。西晉時期的「竹林七賢」便可堪稱是一個「自我放逐」的群體，「竹林七賢」身處司馬氏專制極權的高壓統治之下，為了躲避政治迫害，伴狂裝瘋、息影林泉，常於竹林下酣歌縱酒，借酒澆愁，以酒避禍。即使如此，仍難逃一劫。如七賢中的嵇康還是被聽信讒言的司馬昭殺害了，嵇康臨刑前彈奏的那一曲慷慨激昂的《廣陵散》，這曲道盡了很多文人的心聲。據《世說新語·雅量》載：「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曲終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散，吾靳固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

從以上的騷人墨客身上可見，他們的宿命成就了他們。但這究竟是可悲還是可喜呢？在中國文化史上，逃不過「放逐」宿命，而最終實行「自我放逐」的文人當然不只他們，那其他時代的文人又如何面對這宿命呢？待我們日後再深入他們的世界看個究竟。

◆籟澄(資深中學中文、中國歷史科老師，香港歷史文化研究會理事。教學經驗豐富，曾出版多本暢銷中文、中國歷史參考書。)

柳永詞句氣魄壯 描寫杭州如「航拍」

文苑英華

記得高中那年，曾經收過一張木製書籤，上刻了一句宋詞：「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那時候，正值束髮之年，對諸般人事還是半懂不懂，只不過覺得詞句很美，意境很高。於是，或者從那時開始，我就很關注柳永這個北宋詞人。柳永生於一千年前的北宋時代，跟我一樣同是福建人，不過他是崇安(今福建武夷山)人，我是南安人。半吊子的同鄉，或者就是我其中一個喜歡他的原因。

文學史書提及柳永時，總愛提及他那首《鶴沖天》——「黃金榜上，偶失龍頭望……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這是柳永在科場失敗之時的自白，人們總愛藉此說明柳永對功名不屑一顧。其實，自視甚高的柳永並不是真不介意落第，只是既然已經落第，何必還要苦苦糾纏於此？倒不如把焦點放到詞學創作上，對別人也好，對自己也好，實現自我的價值。

據楊湜《古今詞話》載，孫沔(一說孫何)出任杭州長官時，門禁甚嚴，柳永多次要求謁見都不果。於是，他便想另闢蹊徑，從孫沔相熟的名妓楚楚入手。作為當時青樓名人的柳永，徑自尋見楚楚，並且直接地說出自己的想法：「我很想拜見孫相，但是沒有門路。日後，孫相來你府上聽曲時，聽到這一曲《望海潮》，問起何人所作，請你告訴他：『這是柳七的作品』吧！」「柳七」，柳永的別名，因為他在家中排行第七，所以得名。情況就像排行第九的黃庭堅，他就有一個別稱叫「黃九」。果不其然，在楚楚有意無意的安排下，孫沔

也真的請了「柳七」相見。

「承平氣象，形容曲盡」

《望海潮》是一首頗為流行的詞牌，秦觀寫過、納蘭性德也寫過，但我總覺得不及柳永的氣魄。詞以「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敞開序幕。柳永像駕了一艘航拍機一樣，從高空鳥瞰杭州全景，三言兩語就把杭州的位置、歷史與繁華直接說出。接着，乘着積得之氣勢，用「參差十萬人家」、「市列珠璣」、「戶盈羅綺」，把杭州的繁華極盡描寫，其氣魄之大、氣勢之盛，實不亞於司馬相如之《上林賦》、王勃之《滕王閣序》。

到了下闕，柳永把「航拍鏡頭」收回，改為近鏡特寫杭州民眾的生活——「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寫晚間邊採菱邊歌唱的漁翁、民女。接着，又寫千名騎兵簇擁着巡察歸來的長官，「乘醉聽籟鼓，吟賞煙霞」，樂享宴席。這一方面是展示杭州的繁華，同時也在描寫孫沔的風流蘊藉。而且，孫沔是杭州知府，百姓樂自然也是他所樂。柳永寫的不光是太平盛世，同時也是在述說孫沔的功績。從投知求見的角度看來，柳永這一手馬屁着實是拍得精彩，實在是不亞於李太白的《上安州裴長史書》！用陳振孫的話，這是「承平氣象，形容曲盡」(《直齋書錄解題》)。

《望海潮》絕對是柳永詞的別調。它的大開大闔、波瀾起伏的筆法，是一向曲盡人意的柳詞少見的。而且，更暗暗地流露出柳永罕見的、對功名的渴望。

◆葉德平博士，香港作家，香港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系高級講師，教授非物質文化遺產等科目，曾出版多本香港歷史、文化專著。

諍臣魏徵「明得失」不料身後多波折

一簣煙雨

大家都聽過唐太宗李世民在宰相魏徵臨終前嘆息說：「人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徵殞逝，遂亡一鏡矣！」(《舊唐書·魏徵列傳》)

魏徵最為後人熟悉和敬仰的，是他對唐太宗多次冒死犯顏直諫。太宗多次盛怒，長孫皇后勸解太宗不要披上謀害忠良之罵名，又告訴魏徵：「聞公正直，今才得實。願公常守此志，勿少變更。」即鼓勵他繼續這樣去輔助、規勸太宗。

魏徵寫有《諫太宗十思疏》，勸太宗當居安思危，積德防患。魏徵引用了古聖先賢「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奔車朽索」這些至理名言和深刻的比喻(以後也常被借用的成語)，務使太宗體悟到「得民者昌，失民者亡」的道理。這些建議，都是「積其德義」的具體方法。包括知足自止、不要擾民、謙沖包容、廣徵意見、節遊動政、虛心納諫、正身黜惡、賞罰公正等。如能做到這些知人善任，「弘茲九德」之措施，則天下可「鳴琴垂拱」而治了。

由於他經常向太宗勸諫、苦諫，即使要殺他也不怕，所以太宗反而有多少怕了他。有一次，太宗「得佳鶴，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固久不已，鶴竟死懷中。」可見太宗雖是君主，也敬畏身為臣子的魏徵。

身後事餘波又起 魏徵遭「仆碑」

貞觀十七年(公元643年)，魏徵病逝，他臨終時太宗許下魏徵長子魏叔玉與衡山公主的婚約。魏徵格盡宰相和諫官之責任，規勸太宗，成就了「貞觀之治」，諡號為「文貞」。可惜在這一代諍臣死後卻風波不斷，有人欲污其身後名，最終竟讓魏徵遭到太宗「仆碑」。這對君臣雖朝堂上多有爭執，但太宗卻也因諫言懂得許多道理，史書亦有記錄魏徵之死令太宗頗為傷心，「徵亡，帝思不已，登凌煙閣觀畫像，賦詩悼痛，聞者頌之，毀短百為。」(《舊唐書·魏徵列傳》)

魏徵生前曾向太宗推薦中書侍郎杜正倫和吏部尚書侯集有宰相之才，因此杜正倫即授兵部員外郎及太子左庶子；而侯集則官至檢校吏部尚書。魏徵死後不久，同年，二人牽涉太子承乾事件，分別被逐被誅。有人乘機攻擊，說魏徵推薦他們二人乃是結黨營私，互相吹捧而已，這已令太宗「始疑徵阿黨」，有點忿怒。

其後太宗又得知「徵又自錄前後諫諍言辭往復以示史官起居郎」，即是說魏徵曾把諫諍書稿交給史官褚遂良觀看，讓兩人對話之事留之國史，他勸諫皇帝可名傳後世，而皇帝則留下昏君的形象，令太宗非常不滿。當時另一位重臣戴胄，每當奏議完畢必將底本毀掉，奏議內容也嚴加保密；做法與魏徵大有不同。太宗盛怒之下，「乃停叔玉昏，而仆所為碑」，廢除了把衡山公主許配予魏徵長子之婚約，並「親仆其碑」。

貞觀十九年(公元645年)，太宗自高麗一戰班師回朝，悵然感慨：「魏徵若在，吾有此行邪！」，故重新立起了魏徵的墓碑。

◆任平生(資深中學中文科教師，多年深耕於教育工作)



◆民間傳說魏徵為神仙，家中貼魏徵畫像有鎮宅驅邪之效。網上圖片

休版啟事

因應學校聖誕節假期，香港《文匯報》教育版各版面將由明天(12月22日)起休版，至下月2日(星期二)復刊，敬希垂注。